

木工与家具的嬗变

近日上午,我约老伴去坐落在城北我市最大的家具市场参观。在上万平方米的三层楼市场里,各式各样的家具琳琅满目,其式样之多,档次之高,造型之独特,比起40年前的家具,真恍如隔世。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当知青时去学木工手艺的,因此对那时的家具制作情况很了解。那时,永城只有解放街上街消防队对面,有一家由几位手艺精湛的木匠联合开的家具店,人们称小木店。店内经营的家具分卖货与订货,卖货是店里先做,后卖给应急的顾客,定做是由顾客向店里约定做什么家具,并先付定金,后约定日期交货。所以小木店内堆满了各种木料,也有少量现成家具。家具品种有大橱、假铁床、花床、小八仙、床前长桌、椅子、方凳、四尺凳、茶几等。一般人家在儿子订婚前都要先备好家具。因为女方去男方家,望东家时,不仅看屋宇好不好,还要看家具是否备齐。

在改革开放前,除极少数人买现成家具外,绝大多数人家都是自购木料,请木匠师傅上门加工。一般是一师一徒或一师二徒上工做,供饭,一日三餐在东家吃,如果师徒离家远就会在东家过夜。所以,做家具也是一件投资多且很费心的事,俗称置家当。在供老师前,东家早早就先物色好木工师傅,由师傅开出木料清单,然后到木材市场买杉木、木荷、榿树、柏树、榉树、松木等树种。买回后用独轮车或双轮车运到锯板厂剖成板材,再运回叠放在干燥通风处自然风干,一般要等过夏或周年后才能请师傅上门加工,以确保木料干燥、不变形。

东家供老师都很挚情,早早就备了肉、鱼、豆腐,有的还杀鸡款待师傅,每天下午还要烧鸡蛋给师傅当点心。那时,人们的理念是东家待师傅越挚情,师傅做家具就越当心,且工作时间也拉长,早出晚归,提高效率,同时能确保家具品质精良。这叫以心换心。

40年前就以精湛手艺誉永城的云东装饰公司法人应云东说,以前的家具都用手工制作,所以工具很多,除了半作刨、长刨、小光刨外,光为家具装饰的各种线刨和圆浑刨都有二三十种之多,还有从一分起至二寸的20来种凿,十几把大小锯子等等,光工具能装一大箱。看木工的手艺是否精良,内行人只要看看他的工具整得好不好就知晓了。

应云东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具已逐渐商品化。制作家具的材料早已改变,那些易变形的木荷、榿树等硬木早已退出材料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厚薄不同的胶合板、木工板,以及进口的波罗格、红木等。工具也增加了电刨、电工锯、磨光机、打钉机等。各种装饰线条已不用木工自制,而是能从店里购买。线条除了木质的外,还有金属的、塑料的、木塑合成的等等。

家具的商品化,也促进了制造业的高度机械化、电脑化。只要去过家具厂生产车间,就能看到,家具配件流水线上的分工是那么精细,打眼的、锯榫头的、开槽的、雕花的,效率之高,尺寸之准确,是过去手艺最好的木匠也无法企及的。

家具市场里,那些传统的实木与油漆结合的老式普通家具已很少,取而代之的是珍贵的硬木,如红木、酸枝、刺猬紫檀、印度紫檀、非洲花梨等材料做的家具。动物皮革、仿皮塑料、硬塑料、植物藤材及各种重金属线条和装饰材料也加入了家具材料的队伍。在式样上,仿古与现代结合的创新已很流行。家具行业中,聚古今神韵、集自然之精华、融刚柔之品质等文字已成了家具市场里的时尚用语。

的确如此,儿童居室里的家具所透出的天真烂漫,童趣横生,色彩明快的气氛,让人回到了童年;书房里用红米、紫檀制作的书橱、写字台、茶几、靠背椅,色调深沉厚重,让人感受到了安逸和宁静;用浅黄色、棕色的花梨木制作的仿古大茶几和仿古大沙发,能使人产生雍容华贵的感觉。那摆放在绿树青草中的藤制双人摇椅,坐着惬意,养眼养心。在柔和台灯映衬下,那些从欧美进口,或仿照欧美式样制作的豪华家具,又仿佛进入了欧美的贵族家庭。

当前,各家具市场里既有几十元、几百元一件的中低档家具,又有几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一套的高档家具,供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选择。

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家具的巨大嬗变,折射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也体现了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难以企及。

机关食堂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二十出头的我刚出校门,被组织分配到石柱区农技站工作。我身着蓝咔叽中山装,脚穿解放鞋,背着被铺和草席,手拎网兜,口袋里揣着县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匆匆到石柱区委报到。那时候,区委就在石柱老市基的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里,农技站就设在区委大院里。那房子也不知是哪个财主没收归公的财产,坐北朝南,青砖黑瓦,三进,共十多间,左边粮管所,右边石柱公社。在老百姓温饱没有解决的年代,我成了公家人,居民户口,有工资,有这票那票领,能在这个大院里工作和生活,旁人羡慕不已,也不知哪辈子修来的福。

大院总共还不到二十个人,除了六个区委领导和一个秘书和一间区委办公室外,其余是农技、公安、教育、文化、广播等部门,除农技有七个人外,其他部门都是单挑。每人一间房子,办公、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大院后面有一简陋的公共厕所和公共食堂。

在物资非常缺乏的年代,不管买什么都是凭票供应,吃饭要粮票,买副食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烟要烟票,买煤要煤票,特殊商品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更是一票难求,这几大件机关工作人员几年才能轮到一次。

国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发粮票30斤,然后到食堂换成饭票,每月30斤多数人不够吃,只能省着吃、算着吃,要不然就要饿肚子或是寅吃卯粮。计划经济年代,不管你到哪里都要粮票,光有钱没有粮票就吃不了饭,饭店一碗光面要付一毛钱和二两半粮票。粮票又分全国粮票和浙江粮票,浙江粮票只能在省内通用,如出差省外必须单位打证明到粮管所调换全国粮票。我祖母是上海居民,在我家养老时,姑妈每月准时寄粮票和钞票回家,祖母吃口小,常常把节余的粮票周济与我。

那时我单身,一日三餐吃食堂,时间到就往食堂跑。区委食堂十分简陋,两间平屋,不到30平方米,一个灶台,一张桌子,四条凳,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也没有自来水,洗脸刷牙,洗衣服均取自食堂门前的水井。一个50多岁男性炊事员,他一年到头只能烧粥、烧饭和做简单的菜,变不出花样。食堂所供应的伙食非常简单,早餐是清一色的米粥和油条(油条外面定做),我每天用二两饭票五分菜票买一碗粥和一根油条;中餐、晚餐都是一勺饭、一碗菜,各付四两饭票和八分或一毛菜票,菜也单一,不是菜生滚豆腐,就是青菜烧豆腐,一年出头难得吃上几次大鱼大肉。因为吃得少,我每天到10点钟就饥肠辘辘,饿得慌。现在想想都后怕,为了省钱省粮票,舍不得多吃。说实在,我崇德尚俭,和大家一样不敢放开肚皮吃饱饭,也没有条件吃饱饭,所以多数人身段都是瘦精精,几乎看不到大肚子,胖乎乎的体型。

80年代初,组织选调我到县委农工部工作,农工部就设在河头老县委大院内,独栋五间头,这栋屋的梁柱、柱础都很粗大,听说是文化大革命时,方岩广慈寺破四旧的产物。那时,我结婚不久,妻子在石柱中学教书,三餐都在食堂。县委食堂也很简单,一栋约七八十平方米的平房,餐厅摆有四张方桌,百来人吃饭,家眷在身边的基本回家吃。炊事员老冯、敦正和子民三个都是我的好朋友,老冯师傅发明的锅巴菜很出名,许多人爱吃。每当下班钟声响过后,大家排队买饭菜,那时县委领导也和普通职员一样排队,没有特殊化。我常常看到县委书记洪成芳,也手拿盘子排队买饭,和我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十分融洽。每天一早,食堂就烧好大锅开水(后来改用锅炉烧开水),我们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手拎二三只热水瓶排队打水,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搬到现在的行政中心食堂。

改革开放后,我市的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建设、交通运输、人们生活都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世纪初,占地1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9.24万平方米,一流的行政中心和其中占地1768平方米,建筑面积3514平方米的机关食堂也应运而生。食堂配有锅炉系统、油烟净化系统和空调系统。宽敞、整洁、舒适的餐厅和每餐供应几十个品种菜肴,让大家吃得健康,吃得舒服,现在的机关食堂与往日机关食堂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能够在现在的机关食堂用餐是造化、是福分。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生日颂
(外一首)

流泉

白雪覆盖头顶
青丝埋着一场地震
即便如此,生活的版图仍延续
一条去往未来的路

那么多快乐
放下了疲惫、困顿,以及拘泥于内心的
深深的痛楚

搀扶摇摇晃晃的中年
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天,永不消停的
绵密的那些细雨
从瓦楞上滴落下来,如一千个祝福挂在
大地的嘴边

请原谅我的固执
请收下绝望之后我全部的希望

汉坊婺瓷

致胡汉津

以瓷的品性
再次与婺州亲近,在汉坊
骨骼里,一种喧响,像静处流水
似烈焰升腾
交错着,容颜变幻
有风,轻轻,翻开历史的册页

说书的
不再说朝代更迭
大千苍茫,卷毛边的故事
仍有一万里月光,起自东汉,历经唐、宋、元
点点滴滴,洒在今日的
窑场上

在汉坊
一只罐是一个国
一把壶是一个乾坤
当我们如此描述文化,光阴就仿佛
被乳浊釉、青釉又一次濯洗
新生的命脉
有光,有尘世间从不曾凋落的宽厚
和包容。

流泉,原名娄卫高,浙江龙泉人,祖籍湖南娄底,现居丽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在《诗刊》《星星》《北京文学》等国内外报纸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多次入选各种年度选本。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身边的变迁

投稿邮箱:1554397725@qq.com

投稿地址:总部中心金贸大厦三楼永康日报社

联系电话:0579-87138743